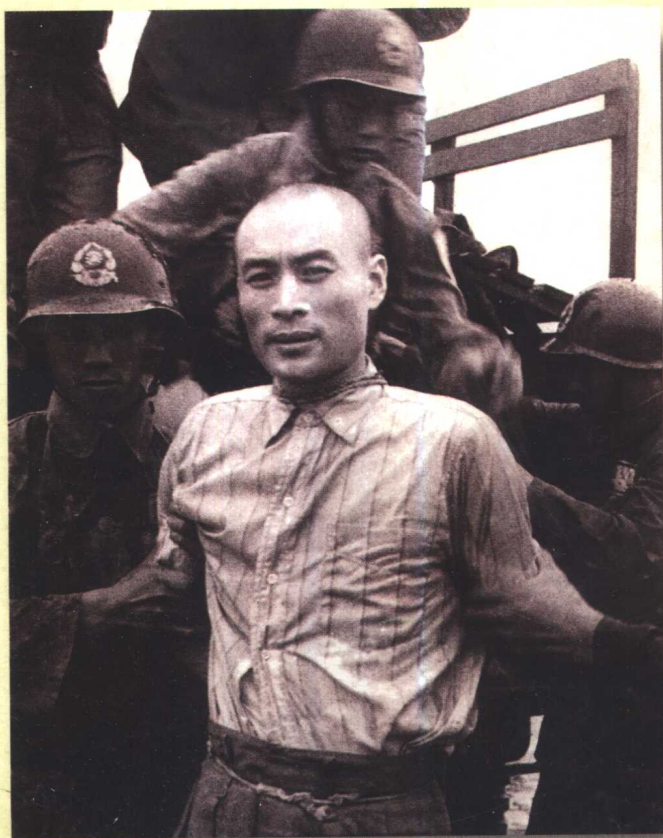


16 辑

我的爷爷奶奶 邱晓兰
 战争后的战争 秦 风
 民族主义另一面 邵 建
 沉甸甸的“阶级情结” 冯群力
 我所见到的胡志明 戴 煌
 义和团的女人“战阵” 张 鸣
 缺少男主人的全家福 王中仪

老照片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20 世纪 20 年代的结婚照（详见本辑《我的爷爷奶奶》邱晓兰 供稿）



在家中的少女（详见本辑《父亲与母亲》金娉娉 供稿）

邱晓兰	我的爷爷奶奶	1
秦 风	战争后的战争	16
邵 建	民族主义另一面	30
冯群力	沉甸甸的“阶级情结”	40
戴 煌	我所见到的胡志明	52
丁 东	李顺达二三事	66
南 南	往日的足音	70
徐 刚	劫后的聚会	78
顾训中	未曾谋面的战友	82
张 鸣	义和团的女人“战阵”	88
黄豆米	“风和日丽”的公堂	98
王 涵	民国初年的藩台	101
马小弥	一路走来	107
李 平	幸存者	122
王中仪	缺少男主人的全家福	128
林振东	金娉娉 父亲和母亲	130
楼时伟	两张老照片 一段难忘情	135
林楚平	照片里的童年	138
赵振先	长笛的故事	143
骆巍巍	小三合院的回忆	146
晓 博	1975年：姐姐哥哥与我	148

老照片

散 木	精神不能“广陵散”	150
范 泓	“复活”的格瓦拉?	153

冯克力	唤醒记忆	158
-----	------------	-----

封二 20 世纪 20 年代的结婚照 (邸晓兰) 插页
法国阿尔伯·肯恩博物馆馆藏照片 封三 在家中的少女 (金娉娉)

《老照片》丛书

总 编 辑

汪稼明

副总编辑

刘传喜

总编助理

刘瑞琳

1965 年的济南南门一带 (陈之平 15) “劝进”闹剧 (秦雨 29) 令政府尴尬的众怒 (陈静 65) 郊游的大学生 (高建中 87) 白崇禧父女重逢 (林心 97) 投笔从戎的学子 (赵树根 134)

征 稿

执行主编

冯克力

执行编辑

张 杰

特邀编辑

丁 东

美术编辑

蔡立国

技术编辑

张 涛

法律顾问

张红霞

《老照片》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, 每年出版四辑。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, 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。

对稿件的要求: 所提供的照片须是 20 年以前拍摄的 (翻拍件也可), 且有一定的清晰度, 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、某个人物、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。文章围绕照片撰写, 体裁不拘, 字迹工整, 传记、散文、随笔、考据、说明均可。

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稿件, 无论刊用与否, 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。稿件一经刊用, 即致稿酬。

来稿请寄: 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
《老照片》编辑部 邮 编: 250001 E-mail: 1407f@371.net

电 话: (0531) 2060055 转 5407 (编辑部) 2052472 (发行部)

邮购办法: 请汇书款 (每本书加付 1 元邮资) 至上述地址, 并注明所购书目。

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, 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, 须经本社同意。

·私人相簿·

我的爷爷奶奶

邸晓兰



图①

我爷爷叫邸昕庭，清光绪 27 年（1901）出生在老家河北省乐亭县。至于是哪个村，记不清了。因为我家上五代单传，没有亲戚，更没留下家谱。我没见过爷爷，他在我父亲 8 岁那年就去世了，惟一的印象就是一些发黄的老照片。

听我爸爸讲，爷爷的爸爸虽出身农民却不喜务农，靠走村串户贩土布为生，在爷爷 3 岁那年病故。爷爷的妈妈靠一点积蓄和给人帮工把爷爷拉扯大。

爷爷从小聪颖过人，在村里的百善小学读书时，成绩总是数一数二。小学毕业考上了河北省昌黎县的汇文中学。爷爷的妈妈为了守护邸家这根独苗，卖掉了老家的房子，随爷爷到了昌黎，一边照顾着爷爷，一边在一位美国牧师家做女佣。这张照片就是那时照的，是她老人家这辈子惟一的留影（图①）。

几年后，爷爷又考上了汇文大学经济系。随着汇文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并，爷爷到了北京，读完了 4 年的课程，大约毕业于 1924 年（图②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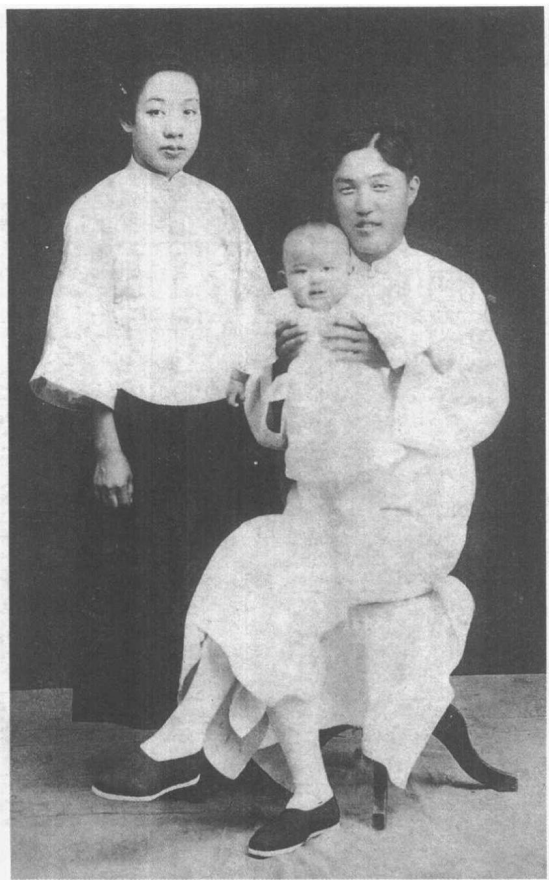
图②



图③

燕大校长吴雷川是位前清翰林，很赏识爷爷的才华，请他留校任教，聘为教务处注册科科长。当年的教务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（图③：前排左3为爷爷；左6是司徒雷登的秘书谢景升，他的儿子就是1990年在我国提倡夏时制的清华大学教授、节能专家谢行健）。

爷爷在燕大任教的同时，还在辅仁大学、朝阳大学兼课，教授经济学、统计学、英文和英文速记。爷爷的英文速记手稿我见



图⑤

过，圈圈点点跟“天书”一样，可惜在“文革”中烧掉了。据奶奶讲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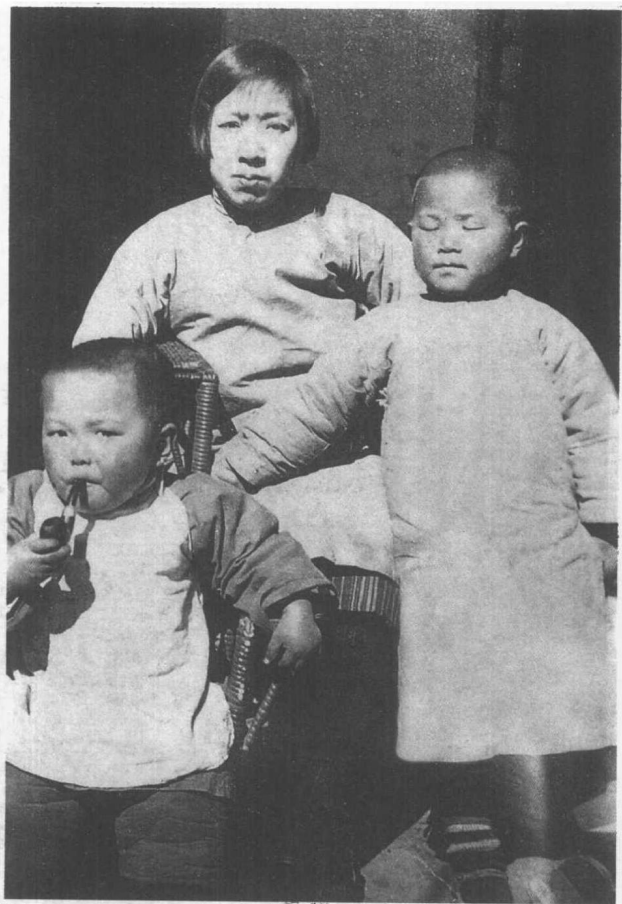
爷爷能把手插在裤兜里，握着半截铅笔头，在小本本上一字不落地记录某某人的讲话，在那个没有录音机的年代，爷爷的这手堪称绝活。

爷爷和奶奶结婚大概是1927年春（图④见本辑封二）。爷爷看上去高大魁梧，很有男子气，可那对眯缝小眼却透出几分慈祥；奶奶则是浓眉大眼厚嘴唇，显得挺厉害，事实也的

确如此。奶奶是1965年去世的，在我的记忆中她精明强干，说一不二，规矩特别大，我们晚辈都很敬畏她。奶奶是北京市密云县庄头峪村一个大户人家的长女，受过良好的教育。她毕业于河北慕真师范，嫁给爷爷前是小学教师。

1928年5月1日，他们的长子（我爸爸）出生了。爷爷给他取名燕辰，其中包含着爷爷对燕京、对燕大的一片深情（图⑤）。

爷爷不是个单纯的学者，从参加工作起，就从没停止过做生意。他和几位同事一道，把生意做到东南亚和美国，出口丝麻、工艺品，进口轻工产品。他还不忘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的古训，在燕大校园内未名湖的东南岸开了片小店，取名“燕昌商行”，卖些日用杂品、冷饮点心，方便了部



图⑥
分燕大师生购物，自己也多了些进项。那时爷爷在燕大的月固定工资是232块大洋，加上兼课和生意上的收入，生活十分宽裕。随着家中不断地添丁增口，爷爷在1933年买下了海淀镇杨家井苏公家庙一所有三进院落的宅子。在这里，全家人无忧无虑地过日子。爷爷、奶奶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3年。

现在我叔叔家还保存着几件当年的家具：一个两米多高的大



图⑦

衣柜，现在被放到前廊上盛破烂；一个“黑庙儿”，即黑色的文件柜，现在仍被用来装书，70年过去了，它一点也没变形；一只土冰箱，已被改做碗柜。它有1.5米高，60公分见方，四壁是锯末、石棉，分上、下两层，上面放食品，下面放人造冰；还有一台造型别致的柜式手摇留声机，像是舶来品。同样的我曾在电影《包氏父子》中见过。爷爷去世后，奶奶曾把它送给了爷爷最好的朋友赵锡禹作纪念。赵爷爷是我爷爷的同乡、同学，同在一个系教授经济学，后到美国留学，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之一。1970年赵爷爷病逝，赵奶奶将这台留声机“完璧归赵”（我奶奶姓赵，叫赵常荣）。“文革”那会儿哪有什么唱片可听，可为了它的“回归”，我叔叔特地去东四新华书店买了一张革命历史歌曲胶木大唱片，里面是改了词的《大路歌》、《毕业歌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什么的。我和叔叔家的姐姐、弟弟都才十来岁，正淘气，就你一回、我一回，没完没了地给留声机上弦，“战歌”整天价响彻小院子。再结实的唱片也禁不住这么糟蹋呀！放到最后，只听得“大刀、大刀、大刀……”却怎么也砍不到鬼子们的头上去。我们笑疼了肚子。后来，我叔叔嫌烦，就把机器拆下来送人了，剩下的柜子做了酒柜，摆在了叔叔的床头。

在爸爸、叔叔的记忆中，爷爷是个洒脱风趣又不拘小节的人。他从不穿西装，一件旧蓝布大褂，走哪穿哪。上下班骑一辆破三枪牌自行车，没铃、没锁，车把上拴着个布兜，为的是下班时顺路买点半空儿（半瘪的炒花生仁）、瓜子儿什么的好回家哄孩子。爷爷的办公室在现在北京大学西门对面那座大屋顶楼房一层的南头。

这天，正赶上新生入学报到。爷爷和往常一样骑车进了校门，把破车往传达室墙上一靠，抬腿刚要走，只听得有人喊他：“嘿，你过来，把我这行李扛进去！”爷爷一愣，敢情是位西服革履的少爷。爷爷二话没说，扛起行李就走。一会儿，那位新生来



图⑧

注册，一见大办公桌后面正襟危坐的爷爷，立马傻了眼——敢情他不是工友哇！臊得连“说都不会话”了。回家爷爷把这事儿跟奶奶一学，奶奶也乐得直不起腰来。

说起爷爷的爱好，真令我们这些晚辈自叹弗如。

爷爷书房的墙上挂满了宝贝：这边是刀、剑、弩还有袖箭，那边是月琴、笛、箫和木琴。还有几只风筝高悬房梁，每逢风和日丽，爷爷就会带上孩子们去广场放飞。爷爷写得一手好字，用过的那只墨盒是燕大旧物，黄铜制成的盒盖中心是燕大的“燕”字，周围被“真理、自由、服务”六字环绕，这是燕大的校训。爷爷还有副好云子，至今还是我家人消磨时光、手谈会友的伙伴。不过，爷爷最喜欢的还是摄影。

爷爷所有的“作品”都是用他那台老式柯达相机拍的。拍照时先把镜头向前拉出，看着毛玻璃对焦、取景，然后换上玻璃底



图⑨

片，再“咔嚓”一声按下快门。底片多大，照片就多大。从爷爷留下的照片中，能品味出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：图⑥中秃头秃脑的是爸爸，叼烟斗的是叔叔，图⑦中正在打挺的是叔叔。

快乐而富足的生活没能维持多久。1936年6月的一天，爷爷突然胃疼发高烧，校医院德国医生依尔曼（人送绰号“李二猛”）诊断是感冒，随便开了点药就打发走了爷爷。可到了下午，爷爷的病越来越重，脸色蜡黄，汗珠子一个劲儿地往下淌。奶奶一看不好，赶紧雇车把爷爷送到城里的道济医院（现北京第六医院）。一个叫利勃曼的外国医生主刀，开腹一看：胃穿孔、弥漫性腹膜炎。太晚了，术后3个小时爷爷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，年仅35岁。

不啻于一个晴天霹雳！30刚出头的奶奶转眼间成了寡妇，膝下4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8岁，最小的2岁，以后的日子可怎



图⑩

么过？

办完丧事，奶奶带着4个孩子来到一家照相馆，拍下了两张照片：一张是臂缠黑纱的奶奶和她4个可怜而又懂事的孩子（图⑧）；另一张是拼接的，拍照时先为爷爷留出位置，然后用爷爷生前的照片补在空当处。感谢这位高明的技师，他做到了“天衣无缝”。爷爷生前太忙了，没能腾出工夫带全家照张全家福，他身后的这张合成照，成了“全家悲”（图⑨）。

如果在和平年代，光靠家底也能过得去。爷爷生前已经为4个孩子入了中央储蓄会，每人每月交3块大洋，这笔钱足够4个孩子读完大学。爷爷在大陆银行还有一笔可观的存款（这笔钱奶奶无论多难也没动过它，谁知1949年后大陆银行一倒闭，它只折了190元人民币）。爷爷去世一年后，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响了。雪上加霜，一家人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急剧的转折。

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，燕大校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。不少教职员开始逃难，连司徒雷登都逃回了美国。那年月，妇孺之家更易受欺，奶奶也准备搬家。她将家里最值钱的古玩、字画和首饰收拾成四只箱子，交给门房李二叔去燕大寄存。此人是奶奶娘家的远房亲戚，因家穷投靠到我家。当时家里已没有成年男人，靠他帮着支撑门面。谁知这小子狼心狗肺，恩将仇报，前脚将箱子存上，后脚就偷偷提出席卷而去。奶奶真是欲哭无泪。我想，凭这笔不义之财这家伙也不可能一步登天，而且至死不敢直面他的子孙讲讲他的家史……他的子孙，当然也不会像今天的我这样，虔诚地坐在老父、老叔面前，一面翻着老照片，一面听他们娓娓道来，心中充满对前辈的敬仰与怀念……

奶奶把家搬到了城里鼓楼一带，租了两间小西房，靠做针线活艰难地维持着全家人的生活。孩子们再也没有皮鞋、西装、洋娃娃、自行车，和邻家的孩子一样，过着贫民的生活。图⑩摄于小经厂下洼子，看上去爸爸（左1）像一个小土孩，姑姑（右1）



图⑩

像个受气包。

漏屋偏逢连阴雨，最小的叔叔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。奶奶照顾不过来，只得把叔叔、姑姑送回密云姥姥家。

搬家时，奶奶把海淀那所宅子租给了一个高丽人，他把它改建成了一家“白粉”加工厂——毒品作坊。当奶奶试图把宅子收回时，那人却欺负我们家孤儿寡母，要赖不给。后经中人说合，最终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。

翌年，奶奶先接回了姑姑。可小叔叔病得越来越重，无奈只得又将姑姑送到香山慈幼院（即香山双清别墅）。这一去就是两